

说说组稿这回事

林凤生

笔者从 1994 年开始从事科普期刊的编辑工作，到 2006 年底退休，不觉也干了 12 年有余。这一阶段正是我国的科普期刊从曾经的十年辉煌 (1978–1987) 之后逐步回落，渐次到了举步维艰，难以维持的程度。发行量曾经高达数十万册的科普名刊，订数下落到只有几千份的比比皆是。实在撑不下去了，有的改弦易辙，有的停办关门。当然，2000 年前后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通过注资或与外刊合作等办法，出现了一批升级版的科普新刊，令人眼目一新。但又 10 年过去了。听说他们办得很累，主要是投入大，表面的光鲜都是靠钱砸出来的，经济上有点捉襟见肘。其中只有《中国国家地理》等因图文并茂，彰显了内容特点，吸引读者眼球。而《人与自然》已经再次改变主办单位。享誉全球的世界科普名刊 *Scientific American* (《科学美国人》) 中文版因经济原因停刊也只是在学术界产生小小的涟漪水花，少有人关注……

如今，科普期刊不景气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当然有许多，今天笔者只想说说组稿这件事。借此读者也可以窥斑见豹，了解一些科普期刊的实际状况。

科普文章应该请谁来写？此问似乎早有定论。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界前辈王云五先生就说：“夫传布科学，似易而实难。一传布者非自身亦为创造之科学家，则不足以既其深。二传布者非淹贯众科之科学家，则不足以既其广。二者具矣，而无善譬曲喻引人入胜之文字，仍未足尽传布之能事。”^[1] 但就笔者的组稿经验可知，具备这样条件的作者虽然少，总还可以找到，但他们愿不愿意写，能否像西方学术界倡导的把与公众分享自己的科研成果看成是一种社会责任，则是另外一回事了。笔者可

以负责地讲，如今我国的广大科研人员 and 高校教师愿意花点精力、写点科普文字的不会超过 1%，这当然在于政策的引导：时至今日，管理部门对科研人员和大学教师的考核已经日趋完善。一篇论文发表在哪一级刊物上，有没有被 SCI 等检索收录都可以量化成分数，直接与职称、聘任、岗位、奖金挂钩。这一来便把科研人员尚存的一点科普写作兴趣驱赶得荡然无存。据悉，一篇 *Nature* 等世界名刊上的论文，奖励的配套科研经费便达 10 万之巨，那么谁还愿意为区区百十来元稿酬的科普文章劳神费力呢？

广大读者也许会说笔者危言耸听：“科普杂志上院士、名家的文章随处可见，怎么说没人愿意写稿呢？”事实上，这些撑场面的文章，大多是被像笔者这样的编辑攻关拉来的，其中不少是应景的作品，笔者不妨在这里晒一点组稿的故事。

笔者有幸约到过杨振宁、李政道等顶级科学家的稿件。记得 1995 年自然杂志复刊后不久，杨振宁来上海大学做学术报告，笔者觉得此乃组稿良机，不容错过。征得了杨先生的同意后现场录了音。待稿件（《对称与物理》）整理出来后，笔者觉得似曾相识，好像在哪里见到过。后来知道其中许多资料出自于赫尔曼·魏尔的畅销科普读物《对称》一书^[2]。2004 年自然杂志准备改版，我又向杨大师约稿。翌日就收到他的稿件《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我一看稿件就有点纳闷，因为这是几个月以前杨振宁在人民大会堂的演讲稿，有些杂志早已发表了（是否得到杨的授权，不清楚），网上争议甚为激烈。约来的稿件能不用吗？于是我加了一个“编者按”说：考虑到广大读者想读全文，特经杨先生审订，以飨读者云云。发了。

收稿日期：2010-10-08

作者简介：林凤生，编审，曾供职于上海大学《自然杂志》，现已退休，Email: linfengs2008@sina.com。

1998年李政道的稿件《科学与艺术》是钱校长约来的，我读到稿件时又有似曾相识之感。因为此文是其在炎黄艺术馆成立大会上的演讲稿，早就发表过。但钱老亲自约来的稿能怠慢吗？于是立即发稿。多年后清华大学创办《艺术与科学》杂志，在创刊号上，又见李大师的此文赫然在卷首。于是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像杨、李这样的顶级大师，稿件可以不受“一稿不可多投”等繁文缛节的约束，只要作者同意都可以发表。本来嘛，现在的科技期刊发行量大多只有几千份，发表10次还不如以前发1次呢！他们准备了1个演讲，讲稿印了一大叠，有人索要便随手分发，故我称此为大师发牌是也。

当然，时至今日要让名家、院士放下手里的工作，平心静气来写一篇科普文章，也有点勉为其难。我的组稿秘诀是向那些近期做过学术或科普报告者约稿，往往能事半功倍。记得20世纪90年代，徐匡迪同志在上海主政时，常常会把市里请来参加科技活动的院士演讲稿转给我刊发表，让我刊增色不少。他调北京工作后，我们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特别是新千年后，即使是年逾花甲的老专家，也开始采用PPT演示：在屏幕上打出图像，并辅以少量的文字说明。演讲者以此为纲，届时可以信口开河，即兴发挥，根据不同的听众，增减讲述的内容。但要把这样的PPT稿整理成文稿就有一点难度了。好在笔者多年来练就了一套剪刀加糨糊的硬功夫，不惧怕改稿。例如，2005年欧阳自远院士发给我的稿件是他在近期做的三篇演讲的PPT，内存大到连信箱也打爆了，打印出来有一百几十页，图片将近200幅。室里的青年编辑见状束手无策，笔者便借此露了一手。我先浏览了一下文章，胸中有了一个雏形。然后剪起纸落，把用得着的图文一块块剪下来贴在白纸上，很快地贴满了十来张纸。然后用红笔填写出各段落之间的上承下接。再让青年编辑把文章在电脑里改好后发给欧阳院士过目，他似乎觉得挺满意，对文章做了仔细的校正，还换了个别图片。发稿后他还让自己的博士生郑永春发信对我为论文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后来，刘嘉珩院士等的大稿也都是我用这样删繁就简

的方法编辑的。我称这为PPT稿二用也。

在院士和专家践约发给我的稿件里，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撰写的论文往往不是他的专业和研究方向。例如中科大朱清时校长是化学学科的院士，发来的稿件是中医理论；中国力学会副理事长武际可发给我的文章是谈古人对萤火虫的认识。当然，朱校长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文素素有研究，有专著问世。而武际可是力学界出名的才子，满腹经纶，他们写的非专业文章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但不是随便哪个科学家都能对其他学科说三道四，有的物理学家喜欢写基因工程，医学专家又爱好去写人工智能，如此等等。这些文章我也请业内专家审过，有些真不怎么样，只有菜鸟级的水平，但碍于面子退了一些，而用的居多。郝柏林院士把学术界的这种现象称为“贗科学”还是挺形象的^①。我称它们为副业论文。究其原因与今天的社会风气有关，如今没什么文化的人都在出书、题字。何况我约稿的作者还是本行里响当当的专家哩！

能够按组稿的要求及时践约的作者不足三成，其中还不乏旧稿新编，书稿摘录，或由秘书、学生代劳的，真正根据要求为我刊量身定制、认真地撰写文稿者，只有冼鼎昌院士等少数老作者。当然，一方面在于他们早已功成名就，不受考核框框的桎梏，更因为他们学贯中西，文理兼长，且又喜欢舞文弄墨，把写作看成一种快乐。就像《论语》里说的：好知者不如乐知者是也。遗憾的是这样的大家越来越少。随着应试教育的弊端积重难返，将来会更少。

事实上，由于文理学科之间存在藩篱，科学家不善于撰写文章也无可厚非。以笔者浅见，对一些不谙文字创作的科学家可以请助手合作，由专家提供素材，审定稿件，具体的文字工作由助手执笔，事实上采用这样的做法有利于及时完成稿件，而且稿件的质量也比较好。

据一位到英国*Nature*杂志工作过的同仁告诉我，近年来国外出版界有一种新的行当正在悄然兴起，叫作者型编辑。所谓作者型编辑，事实上就是一些有理工科背景的写手，他们大多有博士学位，本身就是某一领域里的专家。平时以自由撰稿人或教师、记者为业。每每相

关科学期刊发现有好的选题,这些人便会应期刊之约,参与介入重大的科研项目,并帮助撰写论文、以保证论文的文字水准。说出来也不怕见笑,笔者也曾客串过一回作者型编辑,感觉还真不错。记得 2005 年 10 月诺贝尔奖公布后,我刊按多年来约定俗成的惯例,必须在年终出版的第 6 期上发表对当年诺贝尔奖科学成果的评点。评点化学,生物的两位专家都按时交稿。唯有评点物理学奖的中国科学院光机所王育竹院士因工作出差原因难以完稿,眼看截稿时间将近。于是我在秘书的帮助下,拜访了王院士并聆听他对该科学成果的看法,由于他与二位诺贝尔奖得主一起工作过,所谈内容独到而精彩。回来后我根据谈话录音和其他资料,撰写了《光学领域里的一对奇葩》一文。然后再请王院士审定,确认。终于在一周之内及时完篇,赶上了出刊^[4]。

最后再说一点自投稿。这些稿件一般质量较差,很少会用。但也有一种职业写手,以前从事过教育、出版或文化方面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理科知识背景和文字功底。但他们是杂家,不是专家。写出来的稿件读起来朗朗上口,但学术上缺乏底气。记得以前有一位老作者,原来做过医学杂志的编审,每年 10 月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一公布,他就会及时写一篇相关的介绍,

俨然是这一题材的专业户。不管这次获奖的是人体基因工程,还是消化内科研究的幽门螺旋杆菌,他一律通吃。后来我仔细地查阅了国外报道,发现他写的东西几乎都是舶来品。就婉言谢绝了。

以上几种稿件构成我刊内容的主流。由于缺乏吸引人们眼球的选题和佳作,读者日趋萎缩也是在情理之中。更何况今天的社会生活节奏快捷、喧嚣浮躁,人们对思考性的深度阅读不感兴趣。对于新科技只管享受好用,不问原委。借用钱锺书的话,吃了蛋何必必要认识那只生蛋的鸡呢!

然而,反观张悟本、李道长之流,鼓捣一些歪门邪道,居然引来无数粉丝的追捧。这世道真让我看不懂。我想起退休前参加上海国际城市科普论坛时一位外宾说的话:“普及科学比宣扬迷信难多了。”看来此言不谬。

参考文献

- [1] 汤姆生. 科学大纲 [M]. 胡明复, 等,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0.
- [2] 梦隐. 从《曙光集》看科学大师的审美品味 [J]. 科学文化评论, 2008, 5 (1).
- [3] 郝柏林. 伪科学与赝科学 [J]. 科学, 2002 (2).
- [4] 王育竹, 林凤生. 光学领域里的一对奇葩 [J]. 自然杂志, 2005 (6).